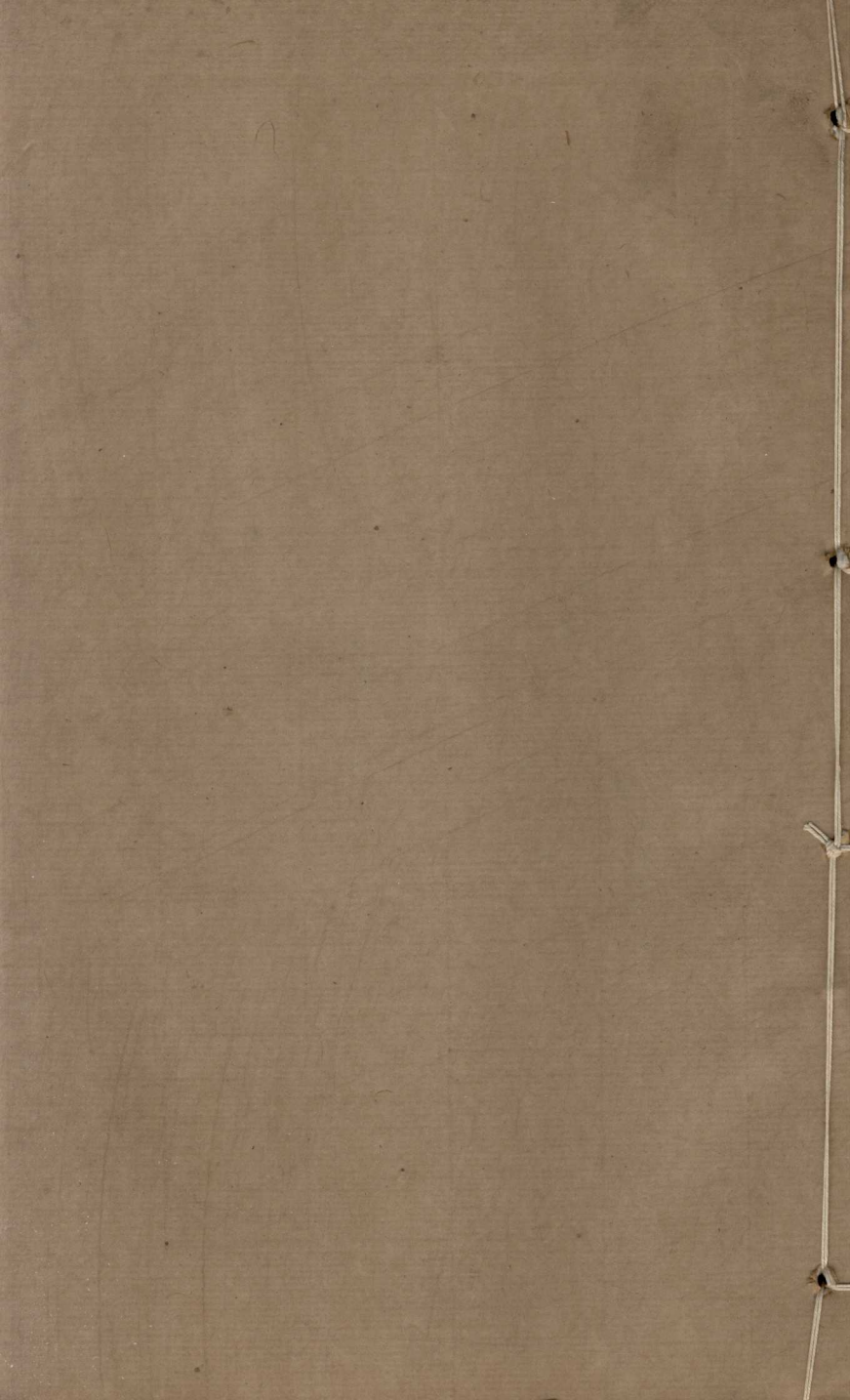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冊一



貞觀政要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羣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爲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注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爲之題辭以爲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爲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在唐爲一代英明之

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爲行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  
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  
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  
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斛三錢  
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  
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  
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  
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  
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  
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

一珍做宋版印  
且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  
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  
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  
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  
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  
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  
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  
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  
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  
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  
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謬諤之異所以植國體



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卽以學廩之羨餼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尙勛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尙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

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

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為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復脩史於

是采撫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為太子

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唐春秋兢居官多忠諫敘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

無諱當世謂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

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

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

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

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

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

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 芳 字仲敷 蒲州人 唐玄宗時 進士 肅宗時 綴緝國史

劉氏 煦 字耀遠 范陽人 五代 晉時 丞相 撰舊唐書

宋氏 祁 字子京 安陸人 宋仁宗時 進士 翰林學士 陸撰新唐書 列傳

孫氏 甫 字之翰 許昌人 宋仁宗時 進士 諫官 撰唐史 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 脩 字永叔 廬陵人 宋仁宗時 進士 參知政事 太師 撰新唐書 紀志

有文集

曾氏 鞏 字子固 南豐人 宋神宗 擢中書舍人 有文集

司馬氏 光 字君實 涑水人 宋哲宗時 拜 左僕射 贈太師 撰資治通鑑

孫氏 洙 字巨源 廣陵人 宋神宗 進士 為諫官 有文集

范氏 祖禹 字淳父 成都人 宋哲宗 時 為翰林學士 撰唐鑑

馬氏 存 字子才 宋哲宗 時 進士 有文集

朱氏 黼

張氏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為待制撰史論

胡氏寅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為諫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祖謙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字金華人

葉氏適字正則永嘉人

林氏之奇字少穎三山人

真氏德秀字希元建安人

陳氏惇脩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尹氏起莘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祁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呂氏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貞觀政要

戈直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  
示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  
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爲涼武昭王  
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穆皇后寶氏生而  
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  
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  
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  
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  
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禪國號唐明元義寧  
德封世民爲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  
聽政是年八月卽皇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  
凡二十三年爲一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治  
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之方從諫樂善之道大略  
皆聚此書也後文宗讀書此慨然慕之故太和  
初政號爲清明則宗書也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

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脛啖音淡食也腹飽

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

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

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

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言

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離叛亦興朕每思

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魏徵詳見

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

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詹稱王詹何楚詹尹

問焉出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

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同古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入君之患不自外來常  
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  
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  
敢縱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爲先大學八目脩身而能正  
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  
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峻德而後能黎民時雍  
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建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  
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教湯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  
蓋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  
也後之入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  
刑措宜帝之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  
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  
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之身者矣特其本原之  
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與國家天下爲二  
一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一且君武之姿當大  
亂之後芟除羣雄拓定四海以英武之姿當大  
告其羣臣曰安天下非三代須先正其身未嘗有  
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須先正其身未嘗有  
時正當告之與于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微可也顧乃  
闡揚聖學之與于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微可也顧乃  
以楚王詹何之言必將終始如一使太宗晚斯時  
得聞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使太宗晚斯時

治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能贊美之而邪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

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蓋避太宗

諱故以入代諱他皆類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理本治蓋避高宗諱故

以理代治他皆類此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虞書史贊舜之辭謂開四方之門以

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鯨之

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共音恭鯨音衮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鯨音衮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

徒不能塞也族音恭鯨音衮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鯨言庸回不能惑也書虞

州鯨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靖言庸回不能惑也書虞

也謂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秦二世則隱藏其身

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捐音

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二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

世後為高所弑

竟不得知也王受齊禪國號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

侍侯景東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

納景為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為景

所逼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而死

得知也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

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是故人

縣皆弗之知煬帝後為宇文文化及等所弑

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

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謹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亮之欽明舜之聰明乃其中局澄徹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



熒輕重隨物而見者也彼昧者昏者反是此又  
明暗之所分蓋偏信固易於蔽而兼聽亦有所  
者當擇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  
者欲進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

難守成亦作尚書左僕射尚音常射並同僕音夜凡言尚書

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  
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

事宰相房玄齡詳見任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象傳

草雜亂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戰勝乃尅由此

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

昏狡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

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

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恆胡登也以斯

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

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

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

公等慎之

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者難守成亦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

林氏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謀能

而末庭燎鄉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欲易太子以聽言為

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戒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

本末若言創業太宗之問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難明哉

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

漢高祖創業也而不及守成之難明哉

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難也

湯不以升陲伐桀為難而以時忱克終為難豈

創業果易而守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

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

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

雄傑一作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皆欲配厚

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祿位也

然而克終者鮮也上聲少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

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一作三十

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

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鳥去聲不欲社稷之長

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

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

福讒鈕咸切諧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揜蔽也君臣道

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手殞羽敏切歿也子孫殄絕殄音腆也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

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

八柱括地象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四維弛而更

張弛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遠肅邇安不

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歲之月也論語勝殘去

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為今宮

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

媛盡侍於側矣媛音美女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

鑒彼之所以失亡一作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

命南官括散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

鹿臺之財五百步南直抵南山表閣道絕漢後為楚所焚懼危

亡於峻字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思安處於

卑宮禹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

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

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

堦堦堯舜之朝土堦三等茅茨不剪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不慎厥終

忘締構之艱難締音帝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

之恭儉椽音傳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

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

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

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

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

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岐切後同可

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

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將崇極天之峻

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承天景命莫不殷憂

而道著殷憂憂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

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間言至異可同也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言至親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

董之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許九切索蘇各切

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君人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

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

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

成湯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

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茲九德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疆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凡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

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為

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可以養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

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

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洽也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



此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誠極忠款苦管切誠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也非公體國情

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漑也商書高宗命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

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複

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務在驕奢不復

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晉受禪以曾為太傅退朝謂其子劭

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為司徒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

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

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綏字伯蔚曾之孫也

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

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之辭所以共為

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

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

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求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

案事等弦韋弦弓也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

日美亦作盛虞書舜臯陶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

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

無犯而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

魏徵累上疏之後

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

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

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以傳

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以傳

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尚致或有大過

防其甚如事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

諫道危切至此不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

貞觀政要卷一 八中華書局聚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

思而充之則當垂訓於萬世矣與

孔堯舜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與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

雖小事未嘗舍也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

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一月

見於言者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其數

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其數

為忤其致貞觀之治有以失念也夫今所以二疏觀之

一以善始者實繁能克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

而後能慎始者實繁能克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

疏之言相為一章厥有旨哉吳氏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切政侍中

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國家魏徵  
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國事宰相職也  
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作則一何謂為  
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至安樂洛音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令平日陵月

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為去而能懼豈不為難安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羣雄外清四夷其

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

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

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

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

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

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

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

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盛治兢

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

則魏徵之言其對以為君之難然

政體第二凡十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

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

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諡曰恭帝以性忌改諡

褊曰朕少好弓矢去聲並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脈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

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 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

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

應弦而倒而瀕於殆也久矣工以規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

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

以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揜

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  
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  
疾苦政事得失是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  
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董子曰

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朝而國定百官正  
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  
宗果能因工入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

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祭王珪詳見任曰中書所出  
祀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賢篇

詔勅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  
中書掌軍國政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

焉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  
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

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省頗有意見不同或兼  
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時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  
掌出納詔令國務

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  
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

二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本擬相防過誤人  
二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本擬相防過誤人

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去聲或有護

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銜戶監切舍也或有

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施平聲難違

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

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

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

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諛以為是背毀以為非也不以為患後至大亂

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

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

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位

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中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

或置左右丞相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

兩令其大左右丞又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  
頌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此朝希葛武侯曰數年  
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違諸曠武損矣違  
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獲珠玉也鳴呼爲君如太  
覆而得中猶棄弊屬而獲珠玉也鳴呼爲君如太  
宗爲臣如武侯公心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  
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  
宰相之職也若契之稷臯陶垂益伯夷則夔皆羣有  
司言之職也豈非輔正宰相教龍之納言則夔皆羣有  
尹仲虺並爲宰相約以鄂侯西伯並爲三公豈  
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  
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  
一己之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  
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  
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傲戒  
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  
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靜  
以百姓之心爲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



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

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

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

儒行既虧行去聲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

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

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

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

文瀛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

而樊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下之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

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

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

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音比

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音唯唯並遂無一言諫諍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

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

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

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侍郎中書令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

交脩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脩職苟取充位而

奉行之言是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

雖欲不治也  
廷之上和而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  
風也朝廷以諤諤為風則正入進不諫務相順從以

為雷同此唯唯之風也朝廷以唯為風則佞人  
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  
為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  
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不亡亦未有諤諤而  
者而不昌也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  
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即納言也夫出者受  
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  
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  
命之公而無讒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  
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帝

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對曰克己復禮論語  
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孔子  
答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己私復還天理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音潮或至

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殮而食殮音孫熟

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音扶心暗則照有不

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

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冲之日也恆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

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後相去聲惟即

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

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

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

至淺而事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

去聲後同謂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

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

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若詔勅頒

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

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

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情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

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萬物生矣君不勞所以治者寡所職者大所司者要也

臣不能知人雖聖智亦多疑欲以一入之身代百官

之不能為則雖聖智亦多疑欲以一入之身代百官

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

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保其位此天所以不得治

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

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

資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

下之務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之司之勞不知及

再傳天下大亂後世道不學不精之主夫堯以

勳精之蕭瑀亦稱之為勳精之主夫堯以

兢堯之勳精也舜以不辜辜舜陶為己憂堯舜之

得舜為己憂舜以不辜辜舜陶為己憂堯舜之

勵精勞於求賢而已禮斯顏子之羣臣之事豈

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悟隋文之非

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

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較

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較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  
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  
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  
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  
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  
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按通鑑是

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  
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  
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  
惟喜陛下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  
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

道豈不  
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  
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

其文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  
下之疲癯殘疾則癢疥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

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  
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踐盤痲辟者也隋亡唐

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宗而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

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

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

重平聲君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

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

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所以不

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有

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

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

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音旁桀夏桀見君道

大夫諫漢誅鼂錯音潮下音措鼂錯頽川入漢景

桀被殺帝吳楚七國遂反爰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

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妄

有誅責朕比來比音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

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



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

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

氏滅亡之事為去聲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

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

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為一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逢

之死龍逢既誅而桀亦不免於亡而世基為一己

之計故不諫煬帝之過煬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

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逢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在

己之意為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

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為己思煬帝之進諫

之念龍逢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

豈非相為謀而後能相保乎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體其君上下交

致之交泰乎宜其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

局曰著作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

失從即容切從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

造七到切後同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

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岐然則亂後易教猶

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

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

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于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上下

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暮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

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暮太宗以為然

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

祕策干高祖為秦王參謀貞觀初等對曰按通

拜右僕射卒諡曰明後以邪佞改諡繆等對曰鑑無

非之曰三代以後作之一人漸澆訛下五禾切謬也故

秦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

不純也言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

說一作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

孔安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

不易人而理字易如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

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

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

軒轅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和

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

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

項號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

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帝承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

火正黎司地以屬人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

代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

遂放而死湯乃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

踐位平定四海

太平甚紂殷王名受望武王遂率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

子武王克殷二年太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

悉為鬼魅應平聲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

難之難去聲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按通太宗每力

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陀波切厥九

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

方周曰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

悉臣服於唐因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

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

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

中國勅敵勅音繫今酋長會慈由切長音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

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

礫不別礫音的小石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

無美質為公所切磋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

也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

亦足為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

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

之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

明至明在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至

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而正其事孔子曰如有用

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魏公之一時

誠得聖人之意駁莫復前古之務治也觀魏公之論

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

德流於後嗚呼公哉太平  
范氏祖禹曰太宗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之仁義之言也  
言也欲順天曰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  
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弗矣

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佛行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此前世帝王。義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所行耳。孰

及之所不。胡氏寅曰：德彝言三代以還。漸澆訛未為甚。失

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甚。失

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俗又

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

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

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則少。變而厚。而人

盈虛消息。後世誠不泯滅。則遠矣。若夫人之所以

懷之以仁。理之可泯。及古則猶今耳。是以好惡之

魏徵有見於此。義先為之。飲食而無見於人。心

無以進矣。故其效止於人。有七君子之器也。

愚按：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

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守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如

一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

此豈可以偽而為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既衰聖  
 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  
 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者也自時厥後則  
 自謂馬術者有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  
 不信儒術其視仁義不謂本雜道不喜書生  
 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謂本雜道不喜書生  
 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  
 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  
 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  
 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野宿  
 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  
 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  
 隱微之際故始於外廷朝著美而不知行之於  
 失格外以出宮女為名而內之仁義蓋外似而  
 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  
 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  
 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  
 其不數數也幸而有砥之於美玉稊稗之較之於  
 聖人之道則又若砥之於美玉稊稗之較之於  
 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  
 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  
 保此自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

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卽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

數資賞賜數音朔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

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

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

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切入大

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

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

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

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

矰丸之憂矰音曾矢也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

鈞射之憂射音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漁者曰君何以



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去聲

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

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

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本舊

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移民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

漆洧孟子譏其不知為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

儲子產有與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

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

之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

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

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師衆也周  
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  
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兼東西征討窮  
兵黷武黷音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

夙夜孜孜並音茲篤意也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

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後音洛夫治國猶如栽樹音夫

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一作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

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牆本

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

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湯反之而

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

況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

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

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

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

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

一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

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為晉所滅伍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

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

王賜劍使自死後吳為越王勾踐所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

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

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惜仕齊爲尚書令文宣以

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 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

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

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嘗有綱之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

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

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爲君亂臣治之比孔子

知彼之所爲才能救其亡耳烏足爲治哉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而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

興邦能以

民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

季世之喻也太宗求之言未為知要夫君亂臣理此

敗禮為賢君降此則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

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政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

取敗者不可勝數下上平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

平吳見君道隋文伐陳陳後主之已後心逾驕奢自

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矢下音

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高麗平聲凡言高麗並同

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兼并鐵勒席捲沙漠以為州

縣鐵勒匈奴苗裔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

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

恐懷驕矜恆自抑折音舌日旰而食旰音幹坐以待晨

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讜音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平

聲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友一字無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

爾幾平

愚按是時魏徵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

忿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恥酬百王除

兇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

猶能日旰而食坐以待晨俾羣臣讜言直諫欲

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

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灾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

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

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河南古兗州之域

隴右古梁州之域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僅穀不一

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

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穀函右隴

蜀太宗分天下為十道

此為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

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孜孜求士

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為

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

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

元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

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

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烏有枉

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

隨其所犯實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

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

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囹音零圍音語周獄名也

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

自京師至於嶺表五嶺之外今自山東至於滄海山東

古冀州之域今濟南等皆不賫糧取給於路入山東

村落行客經過者過平必厚加供待供平或發時有

贈遺去聲饋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脩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

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

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

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

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

善行離於末作使農之操於上者要而存煩取於下

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以篤田野日以闢

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

效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禮樂

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  
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  
先王之莫不務也太宗不服  
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

爲政於天可睹矣如  
此其得失者如  
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極民於水驅策英雄  
網羅俊乂好用上善謀樂聞直諫極民於水驅策英雄  
而措之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爲渠繫頸闕庭北海  
謂衣食之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爲渠繫頸闕庭北海  
還中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

於漢高祖而規摹太宗及武撥亂不以仁勝殘而其材略優  
之矣迹其性本彊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  
諫刻厲矯揉力於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  
人主所行其善人者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  
辨也老子曰善人者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得師其不善擇其善者而從之資矣  
程氏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  
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定爲資矣  
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  
劉洎馬周於疎遠起張玄素伏伽於舊委之才

固非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士  
固非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士



所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

愚以能為三百年之君可以為賢矣貞觀之治可以

為盛矣太宗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羣雄外定四夷

者身經百戰未嘗負北後世一曰謙虛納諫二曰

知入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之君定德未

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爲取民之制定府兵十

用刑則有為養兵之制後世有職爵勳階之制

加鄂之命房杜以爲相英衛以下至孫思邈之醫藥

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也夫功也德

也制度也後世才也其盛如觀之而卒不得與於二

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

天資之美未有所不從學猶班班可考也高宗三王

于古訓而有獲成以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

貞觀政要卷第一

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太宗外親瀛洲之賢

觀之治

而己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章凡八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

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密白父曰

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後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此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

秘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壘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

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

東臨淄縣名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今屬益都路

掌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

徇地渭北陝西之地

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

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

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

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

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

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

在秦府十餘年恆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

杜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譖之高祖

諱淵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

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衣去平聲潛引入閣謀

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擢拜太

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奏之職貞觀元年

遷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宰相也三年拜尚書

左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

一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

百戶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日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

食三戶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七百戶

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

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

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疎

賤論者稱爲良相焉相去聲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去少

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

端揆舜使禹宅百揆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

許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

仍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

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

昭朝音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

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

榮自懼盈滿可知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

相如失兩手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

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

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

賦以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

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

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

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憩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

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珍亂

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

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若巢葦而居安

獨懷危而履懼鳴鴉獨奇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己

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增影

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

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

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崇利於一極己

遐翥臨九天而高恃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極己

是以前徘徊之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  
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  
思今慶畢萬葉而俾賢德

朱氏麟曰所主以命禹也相為職宰相又列于庶位為職使  
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相為職宰相又列于庶位為職使

授所以相高宗也相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有隨材  
以求備取人年有己庶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

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相職矣是  
宰相非量材受任為國用人之且不能與

宰盛羣材蟻附一財計難之任雖賤有司且不能與  
之特以度支關天下利蓋以寧虛其位而不當委與

寧任於己而本不可付聚斂之臣故寧抱乏材  
刻之吏國計苟且以具員寧受吝權之譏而不足

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員寧受吝權之譏而不足  
冒昧以與下此其

所以號稱名相歟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  
直英衛以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

時之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容足以求其天下未  
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

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事而能至於自  
用也由是言之無他技而有容固足為事而能至於自

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  
齡之賢所以為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  
凡三十三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  
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  
於英衛使眾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  
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  
君子其用梁公之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  
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  
根本夫蕭何起秦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  
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  
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  
齡獨先收人物致之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不專  
收相府圖書同此一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不專  
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  
之使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

棟梁用願保令京兆萬年人也萬年縣名今奉元路

德餘見下文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

西隸陝事等俄遷陝州隸河南總管府長史要之地置總管

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

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

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

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

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

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兼文學

館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

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

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俄遷兵部尚書唐

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

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某官者三

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

也猶主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



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如晦進

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

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

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

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

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理致太平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

劉氏煦曰房杜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

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

用房之舉也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

莫能斷大專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

色相須而事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

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

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房杜

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

典刑不紊然罔不完可謂宰相天然者也所以贊彌縫

而藏諸用使戶曉者殆不知彼細耶

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不知彼細耶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臣

皆以功為尚而房杜身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臣

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

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

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世

漢之文景紀無可載之事而為西都之賢相

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觀之賢相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契深矣謂之

良相之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

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成王畏相以道正君於太宗可

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以道正君於太宗可

以為名相矣未

可以為名相矣未

愚以蘇文忠公之言唐房杜傳無可載之義

魏徵

士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末李密家為道

所為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後實建德

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

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鉅鹿人也順德路鉅鹿

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引鉅鹿人也順德路鉅鹿

縣隸近徙家相州之內黃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

河東武德末為太子洗馬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

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

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

眾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容切皇太子

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厚加禮異

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朔數音訪以政術徵雅有

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

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

也喻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祕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

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

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弑

兵送公于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

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

公用之公以為大夫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宴近臣長孫無忌

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復姓無忌其名也字

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

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

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

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

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

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

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

諱也

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寸嬰之必殺人入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

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

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

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冶陶鑄便為人所寶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

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

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

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

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

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

太宗

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在春宮不脩德業魏王泰字惠

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

疑議太宗聞而惡之烏去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

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

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

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徵乃就

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

其材為造為去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賜以布被素褥

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贈司空諡

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

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

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

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

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

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

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

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

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憫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

從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

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

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

節不以圖位賣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

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  
故曰皓不皓者易汗曉曉者難全自古所嘆云  
曾氏鞏曰太宗屈己之遇事之羣大臣小無不諫爭雖其  
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羣大臣小無不諫爭雖其  
忠直所自至亦

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  
而不以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  
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謹之論而  
不長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  
仁義之效者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恭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不以規諫為己任唐史以為  
前代爭臣一曰人而己豈不以信哉然攻其學問淵源  
殆不可見疑之中觀其勤太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  
之始道先儒疑之觀其勤太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

然嘗論之有仁義之天下無往而非仁義則必有所本  
身而達之於國義之體用全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  
王之義以兼體而用之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  
假仁義以兼體而用之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  
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  
文之所行依倣於亂仁義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  
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義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

貞觀政要 卷二 八 中華書局聚  
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謂論諫



即事而化於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

而變而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勳者三王迄

於仁義之用而伯魏公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

未能大異於伊傅周召則蓋戰國策士多邪詔出於

難及而學則又有未然者蓋亦其流亞云

縱橫之魏公陳皆正觀大論是豈可同日語哉

言而魏王魏公並稱觀本末論亦其流亞云

叔玠以魏王魏公並稱觀本末論亦其流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嘗聞之孟子曰史稱

為三代遺直豈不足與間也惟大入為一格君心

足與適也政弊不足與間也惟大入為一格君心

之非蓋更一政弊不足與間也惟大入為一格君心

更也小人而已非之心存焉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

# 王珪

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

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

器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舍諒有

見轉中允餘太原祁縣人也隸太原東祁縣今冀寧路武德

中為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甚為

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雋州雋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

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

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

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

之失中聲去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

祇為不聞己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

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

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

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

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温彦博

字大臨并州入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

降彦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

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

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諡曰恭戴胄字玄胤相

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曹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號稱

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與珪同知國政舉委曹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諡曰忠

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

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

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

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劉氏煦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

陳氏而復使王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  
一己而復使王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  
曰方知人夫之道竟不暇為難陛下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  
貢方知人夫之道竟不暇為難陛下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  
陶陳謨分爲九德亦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乎難  
之陳陳謨分爲九德亦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乎難  
珪不知如此且復一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太宗謂之  
珪不知如此且復一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太宗謂之  
也然則太惡皆不足辨而邪伎之言所以乘間而入  
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邪伎之言所以乘間而入  
蓋亦有愧於  
臯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爲詹事主簿  
珪爲諫議大夫是珪爲諫官在徵之前也時  
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  
懷待之以上示無間是珪之論在徵之前也  
後觀宋末真氏論後世得與徵齊名豈偶然  
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得與徵齊名豈偶然  
曰正己觀之則正君謀國用人四曰用人房  
諸賢臣觀之則正君謀國用人四曰用人房  
正己正君房杜不致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  
肱相資爲用其致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

李靖

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文武功材每曰大丈夫若

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

安縣

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

文京兆三原人也今京兆屬輝州路隸陝西大業末為

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隸河東丞守之貳也會高祖為太

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

江都今揚州路江至長安中即關道塞不通而止高祖

克京城執靖將斬大呼曰公起義兵除暴

亂不欲就大事而公起義兵除暴公起義兵除暴

高祖遂捨之武德中長東蕭銑輔公祐功銑音晁

銑名後梁宣帝曾孫陳卜策高祖命副趙尹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

名為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平陽歷遷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太宗嗣

位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貞觀二

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

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進擊突厥定襄

城破之

定襄郡名今忻州隸腹裏

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

走音奏沙土曰

磧地在塞北

北擒隋齊王暕之子

限切古

楊道政及煬帝蕭

后送于

長安突利可汗來降

汗音韓

凡言可汗並同

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

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于太宗請入朝太宗

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 頡利可汗 牙處羅可汗之第名莫賀咄設

州西 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

身降匈奴 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 尚得名

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剋復定襄威振北

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

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 西北地 遣使

入朝謝罪 後使去聲 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

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

鴻臚卿 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九賓鴻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

事之唐儉字茂秦王建大計為天策長史亂攝戶部尚書制

戶部掌其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將軍安修

仁安姓脩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字弘慎魏州

為涇州長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

啓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

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

騎賚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

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

軍疾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遇其斥候千餘帳皆

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

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

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

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

地之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

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

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

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

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

也可汗恥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

有言萬歲者三後世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

賜實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

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大破其

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

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

盧山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吐谷渾內磧石二山

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

上將伐遼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

貞觀政要卷二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者憑藉天威薄其微效上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  
若不棄老臣病其廖矣上怒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  
薨贈司徒  
諡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  
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

忠智故功名若是有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遠  
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

渾功大寵免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於韓信遠矣自  
全矣始能免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於韓信遠矣自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於一時羣臣皆不  
足以及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之

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獨  
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唐之戰勝幾敗

為奇兵太宗旁擊為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幾敗  
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

也異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  
之力量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

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也  
鳴呼即其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以英衛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

虞世南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祕書郎  
起居舍人從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

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

貞

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

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

命寫列女傳

去聲

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

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

懦弱乃亂切

一音儒勝字平聲

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

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

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

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

太宗執

喪過禮

喪平聲後同

哀容毀頽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

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

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權古今朕有一言

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

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

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祕器葬具也贈禮部

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諡曰文懿

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

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

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書之所痛惜豈

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

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

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

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後同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

之史書以授褚遂良字登善遷起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

之於國史焉褚遂良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

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卒詣其靈帳讀訖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

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

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

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

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

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張公謹盧

順德鄆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鄉襄公劉政會莒

國公程知節永興李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

寶二唐儉英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秦叔

張氏九成日世南始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長

其厚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

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

以石渠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曹州離狐人也

曹州今仍舊隸腹裏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為左武侯

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初從楊玄感起兵

謀後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初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

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

反卿復以密後為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

隋主侗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

王攻之擒歸長擁眾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武德二年謂長

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

遷大總管破龜茲國魏公既歸大唐今此入眾土地

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

功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  
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

遣使啓密使去聲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

密甚怪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勳感

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濬州隸腹裏賜姓李氏

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封其父蓋為濟

陰王濟上聲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

掌規諷過失侍尋加勳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職及李

密反叛伏誅勳發喪行服喪平備君臣之禮表請收

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

下軍葬於黎陽山在今濬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

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具

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

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

攻勳力屈降之收勳父為質令勳復守黎陽三年勳

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

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

選賢良解音懈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

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而情

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

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

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

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

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翦鬚為其和藥

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

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晏顧勣

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屬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勳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

醉御服覆之音其見委信如此勳每行軍用師籌

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

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勳二人古之韓

白漢將起也衛霍見前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

曰李勳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

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

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長大臣異議未決

帝密訪勳勳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勤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

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

犬馬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

而使也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勳



不諫又勸之由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

絕皆勤之其大節如此

以幼孤而其難之不信矣此

知人帝其難之不信矣此

命而信喻矣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猜貳蓋人于刑牲敵血

會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

而善胥命取荀息欲人之惇信而食言也若李

勤齧指出血際以受太宗之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於

王武廢與之際以受太宗之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於

後為隳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勤

受託而無一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勤

遁乎得無一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勤

呂氏祖謙曰太宗非其所能也按善用人矣至其

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善用人矣至其

功起曰不將如治百官親萬民實敵國不取謀與起文與

起文曰不將如治百官親萬民實敵國不取謀與起文與

曰少不如此大者皆附吾姓而信方是之時屬之文曰

主少不如此大者皆附吾姓而信方是之時屬之文曰

乎屬之我乎起獸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蓋勤之賢

於長城是亦吳起之長而太宗之以之處田文之賢

任宜其

敗也

葉氏適曰勤本無甚所長之重則非不負人夫不負人

固可任以事至於無朝廷之重則非不負人夫不負人

如立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柰何利害  
無術所以致也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日之禍  
如術所以致也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日之禍  
此

愚按漢高遠矣其間章較著者李勤之事是  
也自今觀之勤之為人不外若純也勤始事  
特讓宗不密所至今人死能與後為建德所  
讓讓請降復不所死勤始與單雄信誓同死  
屈伏請降復不所死勤始與單雄信誓同死  
雄信推功死則收葬太宗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  
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  
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將終其區區之小節遂  
都督謂太子孤過矣太宗將終其區區之小節遂  
汝必殺之勤聞命不辭家而夫去於其上術數  
可謂精矣孰知勤之術數又高其勤故子孫幾  
後武氏之立竟以勤一而言而勤之勤故子孫幾  
盡於武氏之立竟以勤一而言而勤之勤故子孫幾  
術數報之固不暇為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  
其第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  
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  
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勤所任之術數  
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  
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

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餘

見下 博州在平人也在平縣今仍舊隸山東貞觀

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

衛之常何之家常姓何名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

失後令平聲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

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

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

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

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累除中書舍人

唐制掌侍進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

年歷遷中書令如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

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

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真作至於

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多稱朕

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

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

不為也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

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

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

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嚴

一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

不逮傳說呂望使後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

業止此史氏謂君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材能  
技業初無太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  
何名託於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  
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  
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己哉

愚臣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  
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於後世矣太宗著  
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何又能以實告  
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  
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  
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皆失其舉措太宗

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

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

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

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

暴虐臣下鉗口鉗臣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遂至

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

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卒平聲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

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

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無不諫也非

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

特內臣能諫外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文

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

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非特賢臣而

能諫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

而也夷狄之臣如契茲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

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嚴肅故諍夫能以顏色深

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

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

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

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  
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

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音冀憑直言

鯁議鯁音梗刺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

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是

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

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

臣處不諱之朝處上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

自是宰相入內相令平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

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

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

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封隨入預聞政事有

所開說必虛己納之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

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  
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  
聞得以關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  
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  
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

聞國謀必彰衆知缺失方許諫直正事或已行而不顧  
救過或已彰衆知缺失方許諫直正事或已行而不顧  
以爭之罪愈大矣太宗掩其過或不謂真得其道  
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掩其過或不謂真得其道  
胡氏寅曰皆有失行是爲王者師也雖觀致治之本凡  
有天子者皆可行是爲王者師也雖觀致治之本凡  
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懼人君威嚴下不  
承大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  
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不置諫官者故行其私而任以  
不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行其私而任以  
要得人爲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  
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  
之則不待命令已行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然諫  
官入閣或命大臣之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雖體然諫  
行之則貞觀之  
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爲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  
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蓋天子既御  
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  
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  
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  
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



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

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

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

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

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

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

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

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

倫所廢矯將廢愍懷太子名通惠帝太子為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諡曰愍懷

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竟不能苦爭

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彝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

使去聲後同

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

被納用

當去聲後同

其使曰公爲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

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

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

虔切相去聲

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皆論語之辭

張華既

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

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

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

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

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順事皆稱美則君爲暗主臣爲諛臣君暗臣諛危亡

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

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

# 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間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  
 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  
 君也必能盡君之道矣太宗所以歸咎於臣則為  
 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  
 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  
 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  
 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  
 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  
 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

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  
 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  
 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為主  
 既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

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

入觀省悉井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

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

朕懷也

愚兼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  
猶爾況賢王乎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  
羣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  
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  
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  
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爲心恆欲公等盡情  
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  
卽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  
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  
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得端良正直之  
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  
士使講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  
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己  
能納諫可以爲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  
可不謂尤賢乎蓋必己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  
人至哉言乎蓋必己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

善己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

清靜之治資蓋公之惟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

受入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不能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正百官之掌刑法典章糾

也長章挺德七年人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

臣遂流馮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

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

塞不通挺以待凍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

洋帝怒廢為民夷來朝則受其表杜正倫相州人

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杜正倫相州人

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表杜正倫相州人

秀才貞觀初魏徵薦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

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

驩州顯慶初遷中書少監去聲唐制秘虞世

南著作郎

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

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

以字行京北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

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

文學士遷著作郎文等上封事稱旨聲去召而謂曰

館學士遷著作郎文等上封事稱旨聲去召而謂曰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

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為君不易以鼓為臣極難朕

又聞龍可擾而馴循音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

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

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洛音仍賜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

有功見知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

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

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

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

聰明英叡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

君戮諫臣以為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

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

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

之仇而小白不以爲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

賢篇注勃鞞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

勃鞞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鞞逐斬其衣袂重耳奔狄

後重耳歸晉即位爲晉君懷公之黨欲弑之勃鞞欲

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鞞曰臣不敢以

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豈非各吠其主漢書桀犬

非其主耳吠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

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

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

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音數

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入之道而舉齊

之管仲晉之勃鞞爲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

斬袂而用二子狐突之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

觀之懷公入國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

命突召其子狐突之子死而毛偃從事文公不策名

若勃鞞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

悉井切恆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

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

來奏事者多有怖懼音輒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

恐懼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厭天心中為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

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  
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

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

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

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

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益稷見虞書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

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

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

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

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位之不初虛心訪納故論諫

樂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心好佞而惡直  
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  
猶昔而論事之誠頓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  
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使帝自悟耳帝以猶此  
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猶此

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為數求也

愚按貞觀十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

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

開導聽納至謂羣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傲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

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

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

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憊過憊與愆同一日萬機

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

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

齡等數人勗之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

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

六年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

器

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

禹雕其俎

俎薦肉之器雕鏤飭也

當時

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

害農事纂組傷女工

組音祖綉作也

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

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

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復音缶

太宗曰卿言是矣

朕所為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

諫比見前史

比音鼻

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

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

為去聲

此則危亡之禍可

反手而待也

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眾人之所能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聞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而君也多諫其已然事聞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戒其世當戒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

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

從無諫爭  
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重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  
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

門侍郎王珪為守侍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女官九員

中上嘗閑居與珪語時有美人侍側充世婦之數

本盧江王瑗之姬也盧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

領軍王君廓誘瑗反瑗敗籍沒入官太宗指示珪曰

盧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

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

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

曰臣聞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

小白郭小國齊滅之猶往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惡惡上烏去聲桓公曰若子之言乃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

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去上聲後同已上王珪今

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

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

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

是章為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

愚按春秋傳曰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

不吝改入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今河南路周乾

元殿隋以備巡狩孟狩曰天子適諸侯曰給事中唐

所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弘文館張玄素蒲州

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專署而行之隋為景城縣戶曹寶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

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上書諫曰陛下

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

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

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

世立而趙高弑之子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

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

約薄賦斂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

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

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

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

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

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

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

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飢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五年間未能復舊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

西駕漢高祖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

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

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

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

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今龍興路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

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

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章

華就楚眾離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



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

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

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

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則天下

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

不思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

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以鼓非其

忠直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並音不如一士之諤

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

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

焚之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請賜貧人與不從天間一  
捨營之取天下便四帝顧玄齡曰洛陽賦貢天下往  
雖露坐庸役何  
苦即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

以不難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入君

宗所難能也夫如是又賞以勸之此入君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始知己以疏賤投至貴

非至誠切直豈足遇合始知己以疏賤投至貴

間蒙天子訪問隨唐與替之力惜乎匪人寵遇洛陽之

忠誨功無成而遷播之禍至

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

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

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堯舜者必不為桀紂之所為如

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為堯舜者必不為桀紂之所為如

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

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不

夫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

無他知以桀紂之歸也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

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

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

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修非所宜修太宗

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他日飛山翠微玉

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

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恆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

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諫曰昔齊景公

以馬死殺人名齊景公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

齊大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

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

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  
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  
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  
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  
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太后之諫豈不為盛德  
乎史稱太宗有三物能御之曰鐵鞭其背二  
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首曰斷其喉太宗  
曰鐵槌槌其首三物曰首斷其喉太宗壯之  
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  
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  
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

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

應平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

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漢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

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

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

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况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喻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免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授京北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

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

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嘗有臺

使至州境使去聲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

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比音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

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

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

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餅金椀各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

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字以

申重寄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

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

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己必以

近於忠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

以忠誠耳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

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之又賞賚之盛哉

太宗之納諫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嘒旨而不顧

身若大亮者所謂忠臣也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已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州隸河南皇甫德參皇甫復

名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諫切侍中魏徵進言曰

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

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恆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

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為事執可為痛哭者六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

德參帛二十段言令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德參上

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拜雖勉強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己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術有蔽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兼葭萑葦寧有既耶

愚按為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微言德參遂擢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怒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機激而然耶向非微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立葉護可

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又令人多

大帥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

賚金帛後令平聲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

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

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



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

國安寧使如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

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鸞輿在前輿漢書屬車在後屬音

因秦制大車八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

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

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

所施為施平聲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柰何至此欲為

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受漢禪國號魏求市

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

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

慕漢文之高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

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  
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也後世不為  
循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  
循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

亂華可  
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岷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因  
其織皮之貢而即敘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  
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  
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連年之師光武欲名馬  
是宜魏徵之進諫  
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初

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疏陳

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謂曰卿進藥

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國猶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

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  
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  
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  
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  
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蠹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之清鑒比之於金鏡可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扶音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

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

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字思道荆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遷曰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

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怪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

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

理不稱者聲稱去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

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至上至太

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皆納之

危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

不足行堯之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  
位若丹朱傲臯陶則不可治矣然益曰周失法度禹曰  
無禹益臯陶則不可治固未嘗盡如唐虞之德固未  
能盡如堯舜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  
宗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  
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  
徒無禹益臯陶箴規之戒可勝數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羣臣類多諛說  
之風其間諛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  
欲羣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文德臣等將順之  
過無忌則曰陛下無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  
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算  
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  
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  
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之掌官苑穆裕穆裕穆名命於朝堂斬之

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遽犯顏進諫

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

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

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音夫

上扶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

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初字景仁鄧州人貞觀

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不卒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

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

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

同分爲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己能納諫又能諫

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豔后擅權諫

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

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

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

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無事可諫

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

直諫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鄭仁基女年十六

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

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  
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  
納忠諫勿受讒  
省遊畋作役 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

華唐制女官號 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 魏徵聞

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

作民 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 自古有

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 則欲

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

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

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 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

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平令

聲後 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温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  
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  
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爲疑問徵  
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爲過爾分疎徵曰以臣度之  
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  
時爲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  
悅遂令出東宮爲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  
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爲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  
謫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爲怪太宗笑  
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

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嘆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取過作非為戒  
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  
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  
許之終不為改如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道  
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聞魏徵一言之遂罪已聘  
之使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之遂罪已聘  
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  
將順其美也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  
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是  
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蓋天子后妃六宮之職一行后職故曰天子  
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定則不可改移  
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  
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后之立亦  
多以色而舉況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  
里求之雖有夫不能婦有暇以勉強從之為君  
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為君  
已厥後士彘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  
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



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關東

也以東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去為

同聲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已配

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

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

為此計者為如此之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

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右僕射封德彝等並

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爲

不可德彝重奏重平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

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

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

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

何取給且比年比音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

但爲禮遇失所遂使如字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

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

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

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

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

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

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

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

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

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

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年來為始散還

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

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

刺史唐制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縣令

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

唐制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常年貌稅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

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

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

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

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絹五

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惇信

明義三代之初首欲以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

宗即位之初首欲以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

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逮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

也給散租調已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

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

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洽權萬

紀權姓萬紀名京北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唐制

貞觀政要卷二 天中華書局聚

舉百寮及入閣承詔推彈雜事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切數蒙引

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後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

令平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

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

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

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

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

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

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洛切必不以

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

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

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

其枉直其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

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

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特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入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

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

謂徵曰後令平聲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

眾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

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

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

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

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矍

縛切驚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

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

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

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按通鑑徵

也又龍逢契臯陶良臣

胡氏寅曰忠良一短於忠者優於忠而劣於良者

亦未嘗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龍逢

比干身誅國亡如契自足警帝意也夫稷契比

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君者柔和獻納不

敢強諫曰吾效稷契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

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

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

歡然無間而後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未以自為疑以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

必從而責之宜存形迹則魏公雖曰言必聽諫

呂氏臣諫而魏公之對誠足以為警動太宗之心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

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羣臣等又稱述

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

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

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

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

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

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

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

羅猶密屬音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

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

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

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泰山也

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

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

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

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

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

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

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類封數尺之

從土之然後魏徵獨以展為不誠可敬云云羣臣猶南北數州大亦事

寢遂

孫仲甫說以為帝禪之盛德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

武數至天儀物多事蓋繁費生靈于動和氣所致則

崇尚此禮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禮不著於經典

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

於天也帝王治天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

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

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天子巡守至于岳者必告祭柴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也後世學禮者失其祭柴

而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秦封禪而亡秦始古

代有法秦以猶太平議獨魏徵以議其時未可而朝

不以其事為非也觀之未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裁

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無柳宗元以為非之失韓

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尚象往天人道遠

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無足怪矣以大宗之

難知置於冥漢而左正日食天變為大不聞

明房杜王魏並侍右陰德復陽德而羣臣獻諂

其胥訓告胥教誨以消陰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後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亦必為足徵雖以空虛勞

費為言若非數州大氣微也二致者君象尤當儆

而氣診戒也日食非以天氣人為二致者君象尤當儆

敷過不氣診戒也日食非以天氣人為二致者君象尤當儆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修心乎聖人之復

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

蓋所六年一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

玉升中告成謂禪後世以文之帝言不及始皇

封禪漢文成謂禪後世以文之帝言不及始皇

耶厥後惑於詔佞自背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

援古據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

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爵羅猶密倉廩

尚虛執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君者其味於上

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據為君者其味於上

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

貞觀政要卷二 聖一中華書局聚

反諸  
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惜太宗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

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

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與音其

子為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

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

殿侍御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

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

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

平聲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

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

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況世家

也故議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  
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  
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  
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字為如豈可以水未橫流  
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未見其可太宗  
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  
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抑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紕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

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

入為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寶

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

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亦不解

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

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

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語論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

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 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

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外廷正漢人體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欲使宰相

統之素太宗方鼎新三省復修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

容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徵

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專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

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蓋

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

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

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

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

品以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

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

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

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躡頓我之兒子自不許

其縱橫縱平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我



若縱之豈不能躡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

一例傳稱

傳去聲

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

爲公卽是公用之爲卿卽是卿若不爲公卿卽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爲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

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

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

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

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

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

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其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凌平聲凌姓敬

酒為祭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

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

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聲教

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

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

### 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

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

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

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

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音比

鼻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

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

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

加應平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

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漸加驕奢自溢所

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

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

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

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

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孫伏伽貝州人

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諳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

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

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

柳名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

去聲令平聲首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

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少去聲唐制徒

刑至五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但當與死

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

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為去聲豈畏濫有誅

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

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  
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  
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  
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運與萬物之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  
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  
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  
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吳晡未嘗  
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  
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  
新又日新不可及勉焉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  
為法豈不可及勉焉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  
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  
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  
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  
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  
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  
安則能道入使諫中勉強從人漸之諫矣昔者舜  
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漸之諫矣昔者舜

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  
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  
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  
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  
納諫之道者可不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貞觀政要卷第三

戈直集論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章凡七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于聿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入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已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甲無一處之非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細微之不謹乎齒然則君臣宵旰相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為

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職張元濟怪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勝去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入內惟九人逗留不明逗音豆溜音遷延也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詔佞苟求悅譽平聲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恆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  
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  
臯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  
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  
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羣臣以  
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為此章論隋世  
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  
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  
居鑒戒之首豈非  
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  
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  
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  
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

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

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謂孔子曰有人好忘

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

桀紂之君子丘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顏閔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也人心之惡惡也

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

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

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分善與惡之間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盛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

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詔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音去聲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

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四皓為輔賴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缶況陛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貞觀政要卷二 三中華書局聚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齊三人皆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叔為之傳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

甘心醢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

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

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甯從

昏飯牛至夜半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

文泰過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

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遣使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者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者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洽之極盛也聖君賢相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傲戒之言以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而傲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在於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臯陶賡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後夫音扶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固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韞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媵音胤垓音該伊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信之名也淮陰人數以

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孫名伋為舊君反服古歟為去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

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 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

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

崔杼弑齊莊公

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

為去聲後同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

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

與三踊而出

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告齊宣王之辭

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

為如字後同

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與經綸

與音預

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

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

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

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

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

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  
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  
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  
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  
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  
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  
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  
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  
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  
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  
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  
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  
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

王之投切洛臣竊思度切洛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

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

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

君爲堯舜臣爲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

數五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

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

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

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

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

皇人皇未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

###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

以偏聽之蔽鮮有遠謀近此人君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入君必先

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

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聽言任用之間數

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入惑

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

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

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

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

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

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

之德蔑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

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

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

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

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  
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  
皆庶幾自勉幾平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  
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

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德與仁則功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

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

宮長音掌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

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

臣夫功臣子弟夫音扶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

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述化及隋相宇文

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此

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勸子弟使無憊

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

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

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

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

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

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

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必若呂伋召虎而後

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

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爲幼主生長

深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



迺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 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量才授職 量平聲後同 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

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之 商周書 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

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

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詩小

雅小旻 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 於虔切論語

辭 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史記商君問趙良曰

五穀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士之諤諤 此皆載在經

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 各當

去聲 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

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  
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  
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

子扶音比肩而立比音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

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  
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

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敘各命併省留時人  
稱之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留時人

武制七百三十三員曰吾以此待天太宗省內外官  
定制七百三十三員曰吾以此待天太宗省內外官

朱任人黼曰有事則職省有職有官理也古人以  
事任人黼曰有事則職省有職有官理也古人以

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官而無職有職而非增無官  
非廢事也或一官增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有職而非增無官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  
周禮名存而實不備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

之制非不甚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至  
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

二千餘員其末流之  
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

入而書稱二百二十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  
 者也周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  
 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  
 亦有一人以入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  
 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  
 以僕射而兼後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  
 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  
 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  
 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一無避  
 事苟免之患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  
 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  
 任員外之善政隱矣夫後世之天下猶數逾千  
 貞觀之善政隱矣夫後世之天下猶數逾千而  
 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日息  
 奔競二曰裁雙幸蓋奔競之風盛則私恩無所  
 少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  
 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  
 於貞觀之治者盍  
 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  
 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聽受辭

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

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

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

不決者皆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辦六官之儀

上都不省惟寃滯大事合聞奏者

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

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

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治又簿書庶位此相之事豈所謂相乎而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

為不濟之略姑以是勤於所職者一也其說有五無

則不司之當權而以是勤於所職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於本而責成於叢躋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實侵大

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

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

是而止固不能為太

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  
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  
其任愈勞以廣耳目訪務屬才亦當矣雖然廣射當  
矣責宰相以論大事在房杜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人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職而參之論大事在房杜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宰相之遺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誠非一相之職在任百官  
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為相之體然大臣  
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  
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  
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國計民命之所關豈宰之所能聽者此言固大矣然  
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親細務特不可下所職者何事  
邪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所職者何事  
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  
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

鎮戍糧廩刺史見前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總判府事

其姓名坐臥恆看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

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

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

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

巖中立逢呂尚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

為相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

虎非罷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然後為政乎且

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切愧態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

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

又謂倫曰云云也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

大羣任之眾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責其舉賢已

不能器而使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人主之明下欲蔽

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人主之明下欲蔽

天保之位固寵真失也蓋賢者既用必建其功業

掩己之名見己之過私必過人附己乃引之賢者不

能固其情一也附己乃引之賢者不

進退以道不肯趨附私以謂之不黨其情二也引之則

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情引

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無

正可在於此太宗以前之情未常乏主人能照人之情

則賢者

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

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

王魏非惟不應僕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  
封倫且取其類集於太宗於廷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  
賢若舉其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  
無知人之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  
其主得封羣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  
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  
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  
為烏知所謂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  
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  
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屏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聲令平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

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

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

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

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

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

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

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不可造次即用造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

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後令平聲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

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

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亦異乎

夫才之君子也後世之所謂小才古之所謂才也周公制

禮作樂孔子以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

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多亂職斯人之用

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

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

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心歟

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人之才或

進也豈可先而後廢乃取其君者卒不至於三

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

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

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稟於氣氣有清濁

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

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

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

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

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

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

本欲令百姓安樂樂令平聲惟在刺史縣令既眾

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

悉稱聖意

稱去聲

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

並去聲

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

漢世郡守曰二千石

入為

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

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

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修及

孫氏論太子諸王定分同疏

子列爵曰民非為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故擇其人

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吏一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

祿以寵利之上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

於民則輕守令矣民重則守令重則天下輕矣

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重則國家輕矣

可不出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金而為盛輒遷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

治外者為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

植風迹者猶班班可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

貞觀政要卷三

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與州縣其

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

故曰內有百揆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

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

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

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

知體要者歟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

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

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

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

也可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

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

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

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苟非稱職聲稱去竊位與譏

伏見比來比音鼻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僕尚書令及

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

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陞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

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

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

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

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切至

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

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

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如並得人自

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

其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

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

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

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

稱厥職矣太宗即以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已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  
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

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

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後令平聲於

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

難自知誠亦不易以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澆競之風長音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

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遞而考其德行道藝寶興于王此

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日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

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

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

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

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



之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序周召光煥乎之

美周公名曰武王之二弟召公名然則四岳唐虞官名

侯之或一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

伯夷為秩宗夔典樂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內姜治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

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

扶音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

馬以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

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

其父母昆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

比干紂臣皆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諡曰惠

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

國而逃諫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

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勸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

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

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

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

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

字子政楚元王交之

後采傳記行事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

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絕其源轉禍

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

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

諛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

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

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

別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

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然則臣之情偽知  
 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禦之為善者蒙賞  
 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  
 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  
 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  
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  
 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  
 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  
 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

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  
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  
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暮月而可  
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聲有至公之言  
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  
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臯陶為陳九德  
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  
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  
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  
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  
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  
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可兼也果小人  
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  
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  
君子小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

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

復脩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

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

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

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入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斯為善

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

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章凡二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邗國公兵部尚書杜

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

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

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

入鄂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立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去當

聲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

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立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

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

功居第一推他曰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鄼侯功臣皆曰何

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也諸君徒能得

獸耳功狗也何之功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

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

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

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



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第賈為

王並為將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

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

無功者皆降為縣公一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

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曰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

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

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

以養己之親於是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

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

後所降疑郡公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襄表

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

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

隆重難以皇從父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

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

以明有功也

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

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

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

益疆劉氏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

也女子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

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

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

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奏論駁世封事曰臣

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諡曰康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

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

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一卜年七

年過其數矣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漢不及期也

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鑿夏殷之長久遵皇王

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

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商

不書傳說告高宗曰事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

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

而七廟隳祀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

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士臣以為

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

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曹

沛人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漢

高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

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中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不能去也推他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菁

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子而之舜菁

大舜之上齊七政齊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非止情存

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勳同重平聲

放勳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尚不能克昌厥後

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

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

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

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舡東遷

避逼周平王東遷維裡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

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

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厄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

閏位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謂莽為閏位百六為漢之

厄數也律曆志曰易九扈曰初八乘八之數也六八

百四十八合為四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

啓誦武王之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

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為諸將閭子嬰之徒俱

啓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千乘諸侯之國其

地可出兵車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

也漢高祖應赤帝子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

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

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者五服

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

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

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

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

夫邑地也獅大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曰上古

雖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此言用象刑之典

治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

漢魏之法又豈可以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鑿船求劍

未見其可鑿音刻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水

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

此求劍而將其惑乎若膠柱成文彌多所惑以往聖

猶之法治將來譬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

三年楚子觀重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

侯朝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白馬素車無

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

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灑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

道旁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未堪羿浞之災羿

而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

眈于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

生子稟弑帝相相夏之貴臣殺既罹高貴之殃離魏

泥後滅稟立帝相相是為少康既罹高貴之殃離魏

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寧異申

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寧異申

繒之酷而幽王變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

貞觀政要卷三

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

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化

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

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莊華切鬻麻髮合結也

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峻陵之

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斯蓋

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陸士衡名機晉吳

王經國義在封建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王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

子朝也據天邑謂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

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

刺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

之以代古之圭璋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

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民稱父母

彭為穎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

讀曰甫杜前漢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

前有邵父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

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曹元首魏人上六代方區區

百姓反業謂為神明後同洛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

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後同洛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

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

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

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

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

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左

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

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

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而衛宣則父子聚麀

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

終誅壽朔子厥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

貞觀政要卷二

五中華書局聚



之以告於公公令之齊使賊先待於盜而殺之壽知  
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殺之國乃云為己

思治豈若是乎為去聲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

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

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

守清儉計日受祿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並為穎川

太守每之官妻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

舉煙火常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

而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

已裨而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

塵范史雲釜中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

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

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

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

年言二百者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

舉大數也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

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

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

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縱使西漢哀平之

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東洛

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下吏淫

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為如字可以一言蔽焉伏惟

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履於

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

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

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

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

初受魏禪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狄種改姓元氏

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習武者學長短從橫

之術從音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

彌長澆浮之俗長音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

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

二紀人不見德文帝二十四年在位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

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

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

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

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

諧以格姦烝烝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

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每憲司讞罪尚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饒

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

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

讞音碾議也說苑曰禹出

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

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

自以其心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

蕘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弘獎名教勸勵

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

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

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

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

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

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篋簾上音筍下音

拊也皆以木為之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

譯重平聲曰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

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文命矜其即敘史記

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敘史記

以爲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也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升凝神

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

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日視朝音潮聽受

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

討論是非論平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

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

以立言間去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中

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

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暮月之間彌綸天壤

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粹

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

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象傳之辭美哉斯言

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

令平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

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

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

朱均之子堯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

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

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

猶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

以勸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樂繫之惡已彰繫音黯繫音黯

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繫繫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繫死武子所施沒矣而繫之怨實章後

盈見逐盈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現音則寧使割

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

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

面首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

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

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

下深思其宜使夫扶音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

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

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云顏

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

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勳

賢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會長

若履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

力不能制因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  
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  
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  
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  
之旨賜其披荆棘之事又因海內寧一柰何棄於  
且言臣等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乃通義意欲  
州與遷徙何異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復發言怨  
公之嗣輔朕以孫傳久而公等復發言怨  
望朕豈不強同今備錄於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  
紀年歲不強同今備錄於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  
云末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不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言不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併為郡縣三代為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  
以弱則不足諸侯之屏強則必至於亂而後世之  
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屏強則必至於亂而後世之  
繼世是以順次之而三代封國也然則何記禮  
時為大順次之而三代封國也然則何記禮  
宜可以便於民也後世古如郡縣者親於今猶今  
不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為盛哉  
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為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曰不井田不經野  
設官分職以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曰不井田不經野



乎建不夫足建以法三天下代之共其利詔羣臣議公建其本於天  
 下奉一而人近世蘇范二公魏徵蓋未嘗不詳考古制始皇  
 莽甚矣宗元近世論非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使上古諸  
 李斯之柳言曰封建論聖人不能易也勢也誠使上古諸  
 宗元為民無所聖人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  
 水懷已襄民無所聖人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  
 皆度以下為郡縣變也此數聖人土修明侯甸之法更立  
 制元又曰德為其人死不必奉其嗣故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閔其絕此聖人  
 之至義歸之盡勢而出於宗元又曰固諸侯固非聖人之  
 私意而歸之盡勢而出於宗元又曰固諸侯固非聖人之  
 得變其君之制也孟烏在所言不貶改國削地六師移之  
 皆先王之制也孟烏在所言不貶改國削地六師移之  
 未萌之惡及大逆盜固言之後矣兵可舉之非三  
 故事自漢之失爰盜固言之後矣兵可舉之非三  
 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  
 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  
 五伯雖強元大猶且攘夷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主凡  
 若此類宗元皆廢資是猶見侯者黜夏武資八下百  
 二欲舉封建而湯廢資是猶見侯者黜夏武資八下百  
 屢矣宗元曰湯廢資是猶見侯者黜夏武資八下百  
 前諸侯以翦商故不功之變易姑息苟安於未舉兵代之

三爲	用先	也	并之	泰外	施使	王無	雖無	無明	亂立	夫不	意以	公庸
王固	於自	或	法	恣無	其民	之稽	守非	賢側	法于	食類	以封	之主
善不	古井	曰	天	肆疆	用各	治而	小	臣	度天	祿之	郡建	大之
政可	猶田	然	下	暴	有	不	人	如	下	甚	自	者所
良行	始	則	之	侵	以	可	主	周	固	數	私	公行
於	范	封	公	陵	養	信	自	何	天子	宗	天	而
爲古	子	建	也	微	治	也	其	患	聖	元	下	謂
則而	亦	今	若	弱	生	夫	不	乎	明	又	是	湯
則爲	可	可	秦	不	過	代	經	秦	也	其	飛	武
又天	惑	行	則	處	千	亦	天	之	而	封	而	始
何下	於	乎	均	利	里	無	下	季	又	域	諸	夫
貴者	宗	曰	天	均	大	以	之	漢	有	雖	侯	謂
於不	元	郡	患	之	小	加	國	魏	鄉	聖	繼	乎
稽以	謂	縣	內	無	相	矣	使	隋	舉	賢	世	宗
古二	後	之	無	施	維	井	賢	唐	里	生	而	元
帝	今日	兼	廣	故	輕	天	才	之	選	于	立	又
哉	之	并	士	曰	重	下	皆	上	之	其	又	日
	私	而	故	衆	相	之	得	無	法	時	有	封
	意	自	曰	民	重	矣	以	明	有	無	世	建
	不	爲	衆	奢	相	帝	田	君	敢	大	何	非
	妄	兼	建	奢	制			下	越			心

愚言按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之罷侯置守之後  
 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之罷侯置守之後  
 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其間悖逆自恣負強  
 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間悖逆自恣負強  
 梗不化者郡縣臂指運而維垣為得於封復不少  
 終論興焉河南通程子曰無古先雖麟趾之意然  
 之論興焉河南通程子曰無古先雖麟趾之意然  
 可而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雖麟趾之意然  
 本而用古先哲王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  
 建之失哉愚不揆竊意謂公天而論固難盡非  
 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而論固難盡非  
 過不以此盛時封建之意謂公天而論固難盡非  
 處世則亦未敢以偏若胡氏以井田建封可於黃  
 後世則亦未敢以偏若胡氏以井田建封可於黃  
 帝畫壑分州綿歷幾代而分於周豈一朝夕之  
 故哉居今之世綿歷幾代而分於周豈一朝夕之  
 疆之紛紜鞫之世出宗室而分於周豈一朝夕之  
 於古之實也鞫之世出宗室而分於周豈一朝夕之  
 曰彼三代而上之郡縣不可三代而下之精擇守  
 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三代而下之精擇守  
 令拔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當精擇守  
 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後世之登進法  
 不可也毋庸曰不為井田  
 不封建不庸曰不為井田

貞觀政要卷第三